

# “宗教渗透”概念辨析

孙浩然

---

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鉴于此，笔者提出宗教渗透经历了文化意义上的广义宗教渗透、政治意义上的一般宗教渗透、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的狭义宗教渗透（现代宗教渗透）三种历史形态。对其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消除人为赋予该词的模糊性、神秘性、敏感性，是将其作为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而实事求是的开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

关键词：宗教渗透 广义宗教渗透 一般宗教渗透 狭义宗教渗透

作者孙浩然，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国家安全工作，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国家社科基金将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也将宗教渗透列为“十一五”期间宗教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当前这方面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大多流于问题描述或经验总结，尤其是该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术语“宗教渗透”一词含义仍然十分模糊，对其概念进行正确的界定，去掉人为赋予该词的神秘性、敏感性，是将其作为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而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

## 一、广义宗教渗透

广义宗教渗透作为一种文化术语主要反映了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即是指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向本民族内部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进行的渗透。这种渗透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宗教文化渗透，是宗教作为文化载体在本民族内部与各种文化形态包括不同的宗教形态之间互相影响、交融发展而形成的积极的自然而然的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宗教作为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沉淀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中。

首先，宗教作为原始文化的母体，孕育出后世灿烂的文明。恩格斯曾经指出，原始宗教“没有欺骗的成份”。原始人用宗教的眼光来看待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任何事物，原始社会的一切都笼罩在宗教的浓雾之下，各种文化的幼芽几乎无不包含在原始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之中，从那时起，宗教及其神灵的权威就渗入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最早的思想和文化正是借助宗教才得以表

达的。原始宗教为原始人类提供了一种认识周围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尽管是虚幻的,但它还是使原始人更为团结一致地去对付自然界的异己力量。“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通根据。”<sup>①</sup>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宗教文化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全面渗透才有了辉煌的人类古代文明,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宗教渗透就是本文界定的广义宗教渗透。

其次,宗教与文化的不解之缘,不仅反映在原始宗教时期,同样也反映在宗教的神学化阶段。梁漱溟先生说:“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sup>②</sup>宗教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借助了诸如语言文字、图形色彩、音乐舞蹈和书法绘画等等文化形式来表现和传播自己的精神和内容,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学、纷繁复杂的宗教礼仪、庄严肃穆的宗教音乐和雄伟壮观的宗教建筑。宗教文化这一概念,正是建立在宗教对上述各种文化范畴的渗透与影响之上的,宗教渗透到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形式之中,并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宗教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本民族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要素向本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全面渗透,宗教成了“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底层”。<sup>③</sup>

我们今天也还在广义的、文化意义上使用“宗教渗透”一词。例如“宗教是渗透各民族历史、文化难以分割的一部分。”<sup>④</sup>米寿江《当代视角下的宗教》一书第三章还专门以《宗教的渗透力及其对科学的让步》为题,以40余页的篇幅专门阐述人类的宗教对人类的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的表述还有很多,如“宗教具有极强烈的辐射和渗透作用”;<sup>⑤</sup>“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世俗文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sup>⑥</sup>“原始宗教渗透到氏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sup>⑦</sup>“佛道二教有极强的依附性和渗透性”<sup>⑧</sup>;“基督教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每一个毛孔中”<sup>⑨</sup>等等举不胜举。

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宗教渗透现象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以我国为例,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sup>⑩</sup>中国人日常的人伦关系、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无不渗透着道教文化的印记。在一些全民信教的

<sup>①</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sup>②</sup> 中国文化书院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sup>③</sup>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1959. 7.

<sup>④</sup> 赵复三:《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团结》[N].人民日报,1985-11-11(1)。

<sup>⑤</sup> 程杰:《中华宗教篇》[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1。

<sup>⑥</sup> 罗竹风主编,《人·社会·宗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

<sup>⑦</sup> 吕大吉:《从哲学到宗教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691。

<sup>⑧</sup> 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1989.8。

<sup>⑨</sup> 陈荣富:《比较宗教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226。

<sup>⑩</sup> 《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5。

民族如藏族、回族，宗教文化几乎就等于他们的民族文化，宗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各民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时，“宗教拥有文化，领导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及各个方面。中世纪神学的权威能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任何形式如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之中，使其成为神学科目。宗教神学代表着‘中世纪的科学和哲学’，其社会化的主要形式都是以神权政治、教会经济、宗教哲学、宗教文学、宗教美术、宗教音乐、宗教建筑等面貌出现，它们构成欧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并确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框架。”<sup>①</sup>基督教虽然由其形式化存在转变为功能性存在，由社会的外在结构转化为其内蕴作用，由其表面权威转换为潜在影响”，却“进入现代文化的深层领域。”<sup>②</sup>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宗教对民族文化渗透进而对民族心理气质、社会伦理规范诸方面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深刻的、不容忽视的。这也是宗教能够为统治者利用作为恶意渗透的政治工具的文化前提和基础。

## 二、一般宗教渗透

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发生在本民族内部的文化意义上的广义宗教渗透逐渐改变它的性质。统治者先是发现借助宗教的力量可以更好地统治本民族或本国内被压迫阶级，后来他们在向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发现，宗教压迫国内民族的政治功能同样也可以用来征服和奴化异族人民。前者可以称为“宗教愚民政策”，后者便是本文所说的“一般宗教渗透”，这种渗透包括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大征服者利用宗教控制和奴役异族人民的活动，也包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全球飞速扩张和发展时期的西方殖民者利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同化和征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活动。从本质上说，一般宗教渗透是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宗教外衣的形式表现为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宗教的政治负功能。

类似的情况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图腾崇拜阶段。图腾是一个部族稳定团结的重要精神支柱。图腾稳，则部落稳；图腾兴，则部落兴；图腾灭，则部落亡。所以部族战争的胜利者总是用自己的图腾同化其他部族，或者重新组合图腾，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意义上的宗教渗透的萌芽形态。根据学者考证，我国“龙”“凤”图腾最初诞生既是如此。

我国文明初期的一件大事便是“绝地天通”。颛顼帝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弄到“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严威”，于是他“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帝尧也曾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打着宗教的旗号出兵征伐三苗，“报虐以威，遏绝

<sup>①</sup>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8。

<sup>②</sup> 同上。

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sup>①</sup>“这两次‘绝地天通’其直接涵义可能指一个部族在征服另一个部族时，强令被征服者放弃自己的宗教，剥夺被统治者与神相通的权利而进行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宗教改革。”<sup>②</sup>进入奴隶社会后，一个诸侯国征服另一个诸侯国也不忘进行宗教征服，“毁其宗庙，迁其重宝”的记载史不绝笔。祭祀祖先的宗庙毁于敌手，标志着一个政权的彻底覆亡；而掠夺儿女玉帛，攻占土地城池还有“兴灭国、继绝世”的机会。《国语·周语下》告诫统治者：“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事于民。”《墨子·天志》也说：“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焚其祖庙，攘杀其牺牲。”《盐铁论·非鞅》更是把政权覆灭等同于宗庙隳亡：“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

在我国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佛道二大教之外的正统宗教，还应包括宗法性传统宗教，它是指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后来不断得到强化的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有着一般宗教的基本属性，即宗教的观念、感情及祭祀活动，这种宗教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又直接为巩固宗法制度服务，故而称之为宗法性传统宗教，它从未间断地一直延续到清末。”<sup>③</sup>宗法性宗教的活动中心便是宗庙，《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供奉一家一姓祖先的宗庙是封建帝王一家一姓之天下存续的精神象征，所以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评论秦亡原因时浓墨重彩地写了一笔：“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他手，而为天下笑”；所以李后主国破家亡悲叹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所以不顾祖塋宗庙而乐不思蜀的刘禅也就成为“扶不起的阿斗”，被司马昭叹为“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相反，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复兴也往往有宗庙里的宗教仪式作为标志，“告成功于宗庙”的记载不绝于史笔。《中庸》第十九章说：“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谛（禘）尝之意，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同理，古汉语词汇中的社稷原是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后来却成为国家的象征。

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历史上的几大征服者不论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抑或资产阶级，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宗教渗透这一政治策略。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尤其是拿破仑都是典型。“太爱战争”的军事家拿破仑，就像他出神入化地使用军队打仗一样，在对外征服中也得心应手地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认为：“宗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比某些胸襟偏狭的哲学家所愿意相信的要大得多，它能给人类以极大的好处。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能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sup>④</sup>他曾不无遗憾的慨

<sup>①</sup>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8。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肖蓬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sup>④</sup> 同上。

叹：“我来得太迟了，再没有什么辉煌的事业可做了……你看看亚历山大吧：在侵入亚洲以后，向人民宣称是朱庇特的儿子……整个东方都相信了这句话……如果我宣称是永恒之父的儿子……那就没有一个粗野的妇女不在我经过的路上发出嘘声的。”<sup>①</sup>他还说：“在世界各国，宗教对于政府都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对人采取行动。我在埃及是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是天主教徒。一国的宗教应完全掌握在统治该国的人的手中。”<sup>②</sup>

基督教殖民主义是一般宗教渗透的重要形式，基督教殖民主义是实际上就是西方殖民民国利用基督教对殖民地进行的宗教渗透活动，其直接目的就是征服和奴役殖民地人民。早期西班牙神学家弗朗索瓦·德维托里阿以“传播福音权利说”为基石创立了一套为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他说：“基督教徒有权利到野蛮人的地方去传教，因为基督教徒不把福音传播给不信宗教的人，后者就无法得救”。英国殖民主义思想家也极力鼓吹这一理论：“英国国王的权利就是根据天意在世界广阔地区维持和平秩序的有效手段，从而在成千上万的民族中，促进对基督教和文明福音的传播”。一些不法传教士正是打着神圣的宗教旗号为殖民民国刺探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起到了武力征服起不到的作用。1887年，英国殖民者查尔士就曾说：“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个营的军队。”“南非是三种势力的产物——武力讨伐、贸易和传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传教。在任何地方，传教士都是帝国的先锋。”所以非洲土著感叹：“当欧洲人来非洲时，他们有的是圣经，我们有的土地，现在我们有的土地，他们有的是土地。”拉丁美洲人民中间也流传着这样一句形象的谚语：“公牛得提防它正面冲来，骡子得提防它后腿踢人，可是对于神甫得从四面八方提防他。”西方列强的非洲殖民史充分证明，只要哪个地方实行了基督教化，哪个地方就实现了殖民化。传教士利用医疗教育布施等手段，宣扬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明，吸引土著入教；或是培养土著传教士选送土著少年到西方接受训练，利用土著神职人员传教，使其首领信教，从而使整个土著部落都加入基督教，变为殖民者的良民和顺民。

以我国为例，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在“为基督征服世界”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为武装侵华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出谋划策，积极参与战争，成为殖民者的“特种部队”，起到了辅助帝国主义侵华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从“非法偷渡者”变为拥有诸多特权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了。他们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各种“慈善机构”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根本目的，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话说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的心”。1877年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便有人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sup>③</sup>旧中国不少基督教徒长期在“洋教”的影响下，接受奴化思想，原有的民族

<sup>①</sup> 奥克塔夫·奥布里：《拿破仑外传》[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142。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黄心川、戴康生等，《世界三大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意识减弱,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痛心的话:“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侵华期间同样也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日本佛教界自古就有所谓“王法为本”、“兴禅护国”、“镇护国家”的观念。自明治以后,就佛教界整体而言,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一直采取积极配合、按政府旨意行动的作法,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7年9月,近卫内阁在“八閤一字”、“举国一致”、“坚忍持久”的口号下,在国民中开始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翌年,近卫内阁又发布《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实现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日本宗教界也被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投入到“高度国防国家”建设和殖民地、占领地的宣传运动中去。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侵华官兵,身上都带有日本神社的护身符,以此去鼓舞士气。1938年10月,在文部省的支持下,由佛教联合会主办了“支那宗教讲习会”,不论佛教、基督教、教派神道都要从事“支那宣传宣抚”工作。1939年1月18日标榜“祭政一致”的平沼骐一郎内阁在第74次会议向贵族院提交了《宗教团体法案》,把日本宗教界完全置于政府统制之下,成为战争服务机构。1942年4月,神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代表者参加,组成了兴亚宗教同盟。佛教向战地派出了随军僧侣,基督教则派出了随军牧师。与此同时,各宗教在文部省的领导下,各自结成了战时报国会,进行旨在振奋国民战争意识的教化活动。

1942年6月,中途岛之战后,日军节节败退。1943年9月,神、佛、基三教联合成立财团法人。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出任会长。宗旨是三教通力合作,“与文部省表里一致,促进宗教报国”。该会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在中央和地方设置战时宗教教化指导员,进行战胜祈愿等活动,并向殖民地、占领地输送宗教宣传品,教化当地居民与日本进行合作,成为“大政翼赞活动”的一环。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除少数个别宗教组织外,大部分宗教团体都是迎合权力、支持天皇神权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直到日本战败。

实际上殖民者自己早就明白“传教士猛于虎也”,所以在英国和法国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时期就都制定了严刑酷法防止对方向自己的领地派遣传教士进行渗透活动。但是在向外扩张中,征服者、殖民者、侵略者却毫无例外地大肆利用宗教向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渗透,起到了飞机大炮不能起到的作用。这种历史上各阶级有意无意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活动,我们定义为一般宗教渗透,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宗教渗透的历史原型。

### 三、狭义宗教渗透

狭义宗教渗透是一般宗教渗透的历史延伸和逻辑发展,是人类社会诞生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后,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有神论的意识形态——宗教来颠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活动。这种宗教渗透既在本质上同于一般宗教渗

<sup>①</sup> 黄心川、戴康生等,《世界三大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透,又具有了新鲜的时代内容,既打上了冷战思维的烙印,又延续了传统的宗教不宽容和狭隘的排他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活动的重要目标。这种渗透活动是在复杂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进行,它必然带有不同于宗教殖民主义的时代特点。

在殖民主义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基督教的传入,宗教殖民者在有些地方如北美印地安人地区就靠赤裸裸武力杀戮异教徒,强行推广基督教。而在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向耶稣祈祷的时候,它“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利和资源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sup>①</sup>这时它就主要采用了“文明”的隐蔽的方式暗地里进行渗透。如果说早期的宗教殖民主义还带有呛人火药味的话,现代宗教渗透则纯粹是弥散着醉人的罂粟花香了。

从指导思想上说,现代宗教渗透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军事威胁、经济封锁等一系列公开的敌对行动失败后产生的又一政治阴谋,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其大力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所谓“冷战思维”,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人们观察国际事务时特有的思维模式或认识框架。冷战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由于双方社会制度的不同,东西方互视对方为敌人,并且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其结果是,冷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两种制度和信仰之间的较量。冷战之后,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些西方大国仍旧把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当作判断别国政治行为的标准,并且施加各种压力,企图使该国按自己的意志发生“和平演变”。基督教是宣扬有神论的,经历资本主义宗教改革和世俗化运动后的基督教,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加之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督教曾经大肆传播,至今仍然与中国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因而它自然而然被选中作为西方政治渗透的重要工具。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活动的重要目标。“这种渗透是指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为目的的活动和宣传,以及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而不是指宗教方面的友好往来。”<sup>②</sup>王作安将其总结为政治渗透和传教渗透两大类型。政治渗透“带有明显的政治图谋,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进行颠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sup>③</sup>传教渗透“表面上并无明显政治意图,而是出于宗教的普世性,就是要传播宗教、传播福音。

<sup>①</sup> 陈耀庭主编,《中国的宗教》[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sup>②</sup>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5。

<sup>③</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194-195。

通过传教以达到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sup>①</sup>政治渗透和传教渗透有时也互相交叉。总之，与前文所述其他形态的宗教渗透相比，现代宗教渗透更具有政治恶性性、文化侵略性、目的隐蔽性、计划周密性、表现复杂性、组织秘密性、手段多样性、活动国际性和破坏严重性。

党的宗教政策是开明的，我国宪法也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宗教渗透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妄图使中国人民只信仰他们用作渗透工具的那一种宗教，这本身就是破坏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罪恶行径。在我国近代史上洋人传播基督教，借帝国武力谋求传教自由，却干涉我国人民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现在境外敌对势力仍然对我宗教政策百端挑衅，依然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政治渗透。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宗教渗透错不在我，是由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极端反动立场决定的。

#### 四、结束语

对于宗教渗透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将其无限扩大化，打击正常的宗教交流与传播，这不利于我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主张熄灭论，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宗教渗透不闻不问，也是十分危险的。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宗教渗透的演进历程、主要特征、惯用手法以及危害性等做出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部门的具体经验提出有效的反宗教渗透对策，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课题，其结果必将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宗教论。同时这也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宗教渗透与反渗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宗教渗透的任何研究最终必然要落到如何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上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应该为解决现实宗教问题献计献策，由于这一问题实际工作的高度复杂性和敏感性，清晰地界定“宗教渗透”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成为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到实际工作的效果。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宗教渗透三形态说”，其理论前提是将宗教视作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认为它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宗教渗透经历了文化意义上的广义宗教渗透、政治意义上的一般宗教渗透、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的狭义宗教渗透（现代宗教渗透）三种历史形态，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初步探析，以求能对实际工作部门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 李建欣）

<sup>①</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194-195。



#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THE MAJO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Translated by Xin Yan)

## The Theory of the Definition of Religion

Zhou Guoli

The revelation of the logic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of the exist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general of the concept of religion, is that: the duality of God is composed of divinity and divine power, with the divinity reflecting the absolute of the 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with the divine power being the superhuman or supernatural way dealing with the absolute problems. The divinity corresponds to *the absolute* of the 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 the divine power corresponds to the divine or religious *ways* dealing with the absolute problems. The prior is human, and the later is divine. The human is the primal of the divine, and the divine is the substitute way of the human, with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being integrate, which is the concept of religion, t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 The Conceptual Discri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igious Penetration”

Sun Haoran

Religion is not only a kind of social ideology, but also a kind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model, and a kind of social material power.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demonstrated the religious penetration experienced three kinds of historical status, *i.e.* extensive meaning religious penetration in cultural significance, general religious penetration in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narrow meaning religious penetration with which capitalism aims at socialism.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its concepts, eliminated the vagueness, mysteriousness, sensitiveness which people artificially donated it, this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regarding it as a real academic question and making serious research of it.